

疏泽民

周六清晨,我被手机铃声叫醒。电话是修理工老徐打来的,约我早上七点半随他去锋范家庭农场。

老徐是向阳农机服务站的创办人。早就听说他携带工具走村串户为农户修理农机具,是田埂上的“赤脚医生”,几次想采访,却没有机会。这次老徐装货的面包车刚好空出一个座位,我便蹭了上去,跟随他现场采访。

驶出城区,窗外柳青麦绿,油菜花金灿灿一片,在晨光中眨着媚眼。老徐心情特好,一边开车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创业经历。

老徐年轻时,曾跑过推销。但他太老实,不善于察言观色,一年跑到头不赚反赔。他觉得自己不是一跑推销的料,不喜欢琢磨人,就在家乡的小镇上开了间修理铺,修理农用车、三轮车、摩托车、小四轮。1997年,当地成立联合收割机协会,他被聘请为协会修理工。2010年,他创办了农机服务站,提供农机维修和配件供应一条龙服务,服务范围辐射周边六七十公里,成为当地独一无二的专业维修服务站。

根据老徐的介绍推算,他从事农机维修行业已有25年。“这25年,别人外出创业、下海经商当起小老板,而你却守在农村搞修理,是不是有点亏了?”我有些好奇。

老徐的回答轻描淡写:“那是我的梦想呀,自己喜欢做的事,哪能算计亏不亏的。”

我还没有悟出“亏不亏”,小面包一声“嘀”,拐进一条砂石路,在一排新建的钢结构房前水泥地坪上停下。老徐从面包车后备箱里拎出蛇皮袋和塑料桶,叮叮当当一阵响,起子、钳子、扳手、木榨等修理工具一股脑儿全倒在地上。今天要修的,是方红-LX804和554两台拖拉机,它们都趴在露天晒场上。老徐和随车而来的两名修理工穿上油腻的工作服,拿起工具动手就拆。轮胎,转向推杆,旋耕机刀轴依次拆下,但在拆卸转向节盲销时遇到了麻烦。盲销锈死,三个人轮番用锤子锤、用起子撬,用鳌子鳌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依然没能将陷在销坑中严丝合缝的盲销拔出来。对于锈蚀盲销的拆卸,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切割、钻孔废除,更换新盲销。但老徐却不干,他采用笨办法,在喷了除锈剂后,用平口鳌子沿着盲销四周一点点地敲击,两个多小时过去,才将左右转向节的四只盲销全部拆下来。

“费这么大劲,仅仅为了拆盲销,值吗?”我问老徐。

老徐直起腰,一脸认真:“这取决于你怎么看。切割和钻孔虽然快,但是盲销也就报废了,一百多块呀……”

进入工作状态的老徐,一改来时路上的活泼健谈,变得忙碌、严肃、认真,忙于检修的间隙,电话也不少,要么是服务站咨询需要配送什么样的零件,要么是有人请他过去维修保养。我不便打扰,就远远地看。

虽是仲春,气温却飙升至二十九摄氏度,水泥地坪白晃晃的刺眼,拖拉机外壳铁皮盖,摸上去有些烫手了。老徐顶着白花花的太阳,曲背弯腰,俯身低头,下蹲跪地,脸上汗珠不断往外渗。额头上的汗珠不时流进眼角,老徐的大手背一擦,脸上就留下一道黑印。

午饭时间到了,老徐招呼两个修理工洗手,在农场食堂就餐。几盘农家菜端上桌,老徐又回到健谈模式,天南海北地聊。两个修理工和老徐都参加过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,是应急抢修小分队的成员,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了通宵熬夜抢修农业机械的艰辛,又聊起了老徐的技术,说他仅仅凭借手机传来的收割机运转声响,就能“听”出故障部位并远程指挥,将故障排除,是民间的诸葛亮。

听到同伴夸,老徐嘿嘿笑着,一脸的自信与自豪。

老徐在这一行坚守了25年,手艺精湛,经验丰富,技术一流,甚至“耳到病除”,自然成了农机手中的工匠。

老徐的手机铃响,有人约他保养农机具。老徐放下饭碗,又穿上工作服,回到场上继续修理七零八散的拖拉机。他们要修到天黑才能完工,我因为有事,便坐出租车提前回城。下车时,我改变了主意,径直来到位于城郊的向阳农机服务站。

服务站里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士,,正在为顾客挑选配件。她是老徐的爱人,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早晨来这里时,我才认识的。顾客走后,我让她给老徐作个评价。她说:“老徐太老实,不会撒谎,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缺点,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喜欢他,每年找他维修保养的固定农户就超过200户,临时约请的不计其数,昨天六七十里外隔壁县有位农机手,舍近求远,点名要他过去维修呢。”

我笑了笑:老徐成了民间大红花,一定很忙吧?“可不是嘛,从正月十六,到腊月里冬小麦播种结束,全年300多天都在忙着“出诊”,连家都顾不上。”老徐爱人一边整理货架,一边平静地回答。忙得连家都顾不上,这是对他的埋怨,还是对他的褒奖呢?我不知道,但老徐的形象,在我的脑海里变得立体而丰满起来。

民间艺术大师

地心的浪漫

老 井

煤层松软一些,瓦斯的含量就会大一点
如此多的巨古动植物灵魂,争先恐后地往外涌
肯定会携带一些其他的东
比如说煤尘,比如说煤灼,比如说愤怒
没有谁的灵魂可以帮助呼吸
在地心狭小的巷道里劳作
我们只感到被一种沧桑和悲怆压低海拔
当动物们的灵魂多一片在体内悸动之时
我们就会脱去一层外衣
没过多久,男人们的身上仅剩下一片树叶

“我是否需要捡起一根杂木棒,
去抵挡媒体内醉醒的虎豹。
我是否需要捡起一块石灰岩,
去敲打炭堆内迸出的坚果。”停工的时候
一个诗人的浪漫就以一朵桃花绰约身姿
就在这鸟黑,蛮荒的矿洞内通红地膨胀开

人在他乡
打工文学撷英(56)



①北川三道拐,人们在这里祭奠亲人。(2011年)

②一老一少沿着北川废墟中的道路蹒跚前行。(2009年)

③地震后的北川废墟,令人触目惊心。(2008年)

④北川,废墟遗址。(2009年)

贺少成

2008年5月12日,汶川大地震。

所有去四川的人都在赶往震中汶川,但信息不通,道路不通,汶川与外界失联。无奈之下,我和同伴去了北川。

去北川的路也不容易,汽车、运物资的货车、摩托车,最后步行进去。

结果看到的是此生都不能忘记的场景——

一路上的地形很多都是两山夹一沟,山沟里唯一的通通常常会被山上滚落的巨石阻断。起初还疑惑为什么有人逃过了地震,却逃不过被巨石砸倒的命运。及至到了现场,才知道,即使眼睁睁看着巨石滚落下来,也是无路可逃。

四面环山的北川已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废墟之城”,房屋大半坍塌,没倒的也都摇摇欲坠。废墟上有很多地方都在冒烟,那是地震时引发的火灾,还埋在废墟下燃烧。

邻近北川县委的一座山,半边山体整体坍塌,并向前推进几十米,埋葬了紧靠县委大院的两个村委会,那两个村委会,都在山体50米之下。

北川县委大院全部坍塌,原先的7层高楼完全看不出高度。更多的建筑外墙被拦腰折断,惊心动魄地高高耸立。

整个北川县城,还能看到原貌的是北川大酒店。



欧 阳

前些日子看到俺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网络媒体转载,心里有点嘀咕:那么多有见识的文字无人问津,这个一般的文字怎么反而很受欢迎啊?有点奇怪,于是随手就在朋友圈贴出了被一家媒体转发的样品。

结果问题来了,有好友问:你怎么转发起关于通俗读物的玩意儿了?

“是俺的。”我有点害羞地回答说。

“你就瞎掰吧。”

朋友的揶揄让我有些诧异。于是去看了网转页面,果然没有我什么事儿——根本就没有在下的名号。怎么解释人家都不信;如此著名的网站会于这种勾当?几千字都转了,就截掉你的名字?你是谁啊?谁认识你……总之,别瞎扯好不!

要说呢,朋友其实是知道网络转载署名少见之盛况的,但不相信那么严肃的大块头媒体也会于这种事。早些时候,其人还发给我一个网转的文字,好像是《南方都市报》相关的,说是“根据国家版权局《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》规定:凡包含了著作权人独创性劳动的通讯、特写、报道等作品均不属于单纯事实消息,互联网媒体进行转载时,必须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。”声称等有闲时间了,就替我去讨回公道,自己也挣点代理费什么的,让我把被转的网页全部截屏留存之类。

话虽如此说,但我以为朋友开玩笑而已。我非律师亦少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知识,不知道这种版权(著作、署名权)有什么条文规定,以我所知的现实,网转是没有稿

段炎炎

阳春三月来到凤凰小镇,这座江边小城,在烟雨中静静地躺在南山山的臂弯中,任由多情的江水从身边幽幽地流淌。甫到古城片刻,令人愈发喜欢小城的小家碧玉,缓缓穿过门楼,拾级而下来到水边的台阶,汨汨的江水在我脚边流淌而去,轻盈的兰草在清澈的江水中摇曳摆动。

江面有两座相距数十米的桥,一座是由几十个石墩排列在沱江上的石墩桥,石墩间距离约有不到半米,悠然的江水,就在石墩间哗哗地往下游漫流而去,时而激起白色的浪花,溅上石墩,行人就是踏着见方不足盈尺,湿滑的石墩过江,过桥者倘若没有一

虽然矗立,但楼体已被震得歪歪扭扭。这座尚算完好的建筑,只能远远地看见,无论如何都走不过去。

行走在废墟上是一件费力的事,凌乱的水泥石板、木椽、各种家具,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,每一步都有踩空的可能。加上不停的余震,每前进一步,走在上面的人都摇摇晃晃。有搜救犬跟着主人走在废墟上,会不停地滑落到巨大的缝隙中,最后还得靠人把它“救”出来。

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孩用四川方言在废墟上哭喊:“婆婆,你在那里休息,好不好嘛?我是你的乖孙女,我等你来啦!你好好休息,我会乖……”

这个声音,至今都会在脑海里回荡。

二

2009年5月,汶川大地震一周年。

站在半山腰,遥望北川县城,记忆中的凄怆、慌张和忙碌不复存在。透过封城的铁丝网看过去,北川被分解成一个一个小格。记忆逐格搜索,拼凑成曾经的废墟之城。

眼前的北川,经历了泥石流的掩埋,经历了一年的风吹雨打,曾经的惨状不复得见。县城为数不多没倒的房屋依然挺立,远远看上去,再没有地震之初带给人的恐惧和骇然。

沿着从巨石和废墟中开辟的小路前行,头一年行经过的地方次第出现。

一个巨大的铁架曾经横跨在最高的废墟上,是当时北川最显眼的场景。到了第二年,铁架不见了,废墟也抹平了许多。

北川大酒店,头一年隔河而望,近在咫尺而不可及,寻亲的人,站在河对岸的废墟上,向着亲人的方

向呼喊哭泣。一年之后,北川大酒店拾路可寻,却只有三两个当地人穿城而过。

重回北川,有两个镜头死死定格在脑海中。

一位羌族老大爷,背着半袋花生坐在北川大酒店前的茅坝上——整个北川县城,只剩下这里算得上是一块平地。老大爷住在山那边的邓家乡,每次经过北川县城,他都会坐在北川大酒店前,看一看已经改道的湞江水依然奔流而下,看一看曾经熟悉的山脉而今面目全非。

老大爷席地而坐,很长的时间都纹丝不动,像一尊历经风霜的雕像。坐到他面前,不用过多寒暄,老人很快就开始讲北川的前世今生。很多的场景,是2008年地震后他在北川所目睹过的。情绪难抑时,老人会点上一支香烟,烟雾袅袅,升上北川上空。空中乌云累积,四周群山寂然无声。偌大的废墟,活着的生命显得渺小而无助。

另外一个镜头是穿城而过的祖孙俩。地震夺去他们家五个人的生命,现在只剩下他们和孩子的父母。孩子的母亲,侥幸逃过劫难,但腿被砸断,无法再下地干活。孩子的父亲外出打工挣钱去了,只剩下祖孙俩留在临时板房里。不识字的奶奶未语泪先流,失去亲人的至痛无法用言语表达。

4岁的孙女未解人间伤痛,但她知道她的哥哥姐姐们永远不能再陪她玩耍了,她还记得,哪个玩具哥哥最喜欢,哪朵花是姐姐的最爱。

一老一少沿着北川废墟中的道路蹒跚前行,老人不停地弯下腰去,孩子帮着奶奶拭干脸上的泪。祖孙俩就这样依偎着,在这悲壮得近乎天荒地老的县城里前行。

那时的心脏有如被巨锤击中,疼得无法站立。蹲在路边的废墟上,看着祖孙二人渐行渐远,渐行渐小,最终转过一堆废墟,消失不见。

网转署名难在哪儿?

费的,身边就有年轻勤奋的同仁著文被不断线的网转,问起他稿费事项,结果是名号都没有,稿费嘛,梦里或有。

这种事细论起来着实很让人费解。本来有独立采编业务的媒体都有被网转的现实体验,何以自己没去做个榜样?就算不发稿费,添加作者名号那么几个字难不成真有技术上的困难?

于是,我特意去网上视察一回,结果技术性困难的说词可能不能成立,“澎湃”APP上众多转文除极个别的外,哪家寨子出品,何人所著都清晰可见。

休息日空气不支持野地里乱晃,读书看到引文明了细致的注释,又想到了这个困惑。闹着也是闲着,干脆试探一下究竟。于是就给七八家央级网媒发去疑问信息,想着众位大佬一定不会像某些大海级信箱一样,只有泥牛入海一条儿路。

结果显然是我的想象太过美好,等了好几天,啥回音都没有。不甘心啊,再上网调研,想不到居然看到了同问——某家央级媒体先期已经愤愤不平地进行过追问。看到有此一问,我增强了信心,相信这家媒体绝不会不重视自己质疑的问题。然后,就该家媒体转发本人文章页面进行了认真的访问,想不到居然也是没有在下的名字。

也许他们是从那些已经去掉作者名字的网站二手批发,考虑到这一因素,我信心满满地给他们发了

电邮,结果居然仍旧是没结果,好心情没啥用,只得跟泥牛入海。

好在我受过鲁迅教育,知道给自己预备下台阶的梯子;既然调研考察了那么些情况,总得学习老Q精神,找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吧。

想着想着,有点犯晕,结果似梦非梦地就想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食堂:那时候不像如今的样子,吃饭得自备饭盒,很多同学都把饭盒挂在食堂里。然后呢,饭口进食堂找不到自己饭盒的事常有,再去买时间不够不说,经济上也难以承担,所以,随手顺个饭盒(盆)先吃饭是容易发生的……众人都这么做,结果相互侵占所有权反而成了自然而然的个人权利。

然后,这种个人认知集合就变成了群体思维,权益、所有权想不起来,先拿(转)过来才是习惯路径。想来那些网络媒体应该就是这样了,既然权益不在考虑范围,别家都不署酒家的名,我们也顺势不署名,管他是个哪个方家,都不能把某家怎么样!

这让我突然开悟,原来是这样啊!

事实上是这样吗?坦白说真不知道,要真是这样,是不是有点互相不尊重,甚至相互“残害”的意思呢?遮蔽人家名号对作者来说肯定是坏事嘛。



凤凰的魅力

定的平衡功夫和胆识,是无法从石墩桥过江的。

不远处是一座由数块木板搭在桥墩上的木板桥,走在木板桥上,木板晃晃悠悠地上下晃动着,虽让人偶感眩晕,但踏着板桥过江的确别有一番风味。

当地的土家阿哥、阿妹就是在這兩座桥上从容地从桥的这头走到桥的那头,有时身背着繁重的背篓,走在江中狭窄的石墩上或晃悠的木板上,打着雨伞,依旧能轻盈地交错,让位。

在瞬息万变的社会,急功近利的人不会喜欢这

里,觉得古城里的人们过于刻板,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重复着千年不变的生活模式。凤凰只属于那些怀旧、恋故的人们。

静静地肃立在潇潇细雨的沱江边,我看着远处的虹桥,看着桥拱外更远的白塔,以及挂着串串红灯笼的吊脚楼,看着那吊脚楼内灯火朦胧中的住客和食客。

这时夜暮渐渐降临,两岸临江的建筑物悬挂的串串红灯笼已经陆续点亮。沱江两岸的食肆开始招徕顾客了,有放音乐的,有大声吆喝的,也有直接在

2011年5月,北川地震3周年。

“老北川中学推平了?我从来没回去过,不知道啊。”在新北川中学的篮球场边,“夹缝男孩”廖波提起老北川县城时,一脸的云淡风轻。

廖波在篮球场上跟同学一起跑、跳、打球,根本看不出他来他有一条腿被截肢,现在装的是假肢。

后来从廖波的同学口中得知,他是回过北川县城的,当时在废墟上大哭了一场。

我明白廖波为什么跟我说谎:只有亲历过,才比谁都更清楚想要逃避什么。

老北川的三道拐上有一个望乡台,这是震后北川的制高点,从这里可以看到北川县城的全貌。

3年后的北川,比地震之初要平静得多了。即使房子是坍塌的、扭曲的,也在大自然的风雨洗礼中变得平和了,完全不像当初那样触目惊心。

有两个孩子,来祭奠他们的老师和同学。地震发

生那年,他们还在上小学,如今,他们已经在新的北川县城上中学了。一根蜡烛,一束菊花,孩子絮絮地跟他们的同学和老师说着如今的生活和学习,希望另一个世界的老师和同学们能看见,他们现在过得很好。

两个孩子很平静,并没有哭。回来祭奠的人,很多都不再哭了,他们就是来陪一陪在此长眠的亲人,说一说现在的生活。

废墟里到处钻出野草野花,它们是这座死亡之城最蓬勃的生命。

进北川时,我拿了一朵黄菊花,走遍县城,不知道该放在何处告慰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。

既然不知道在何处安放,就拿着这朵黄菊花做纪念吧。但出城时被同行的人拦住了,他们说,这座城市下埋着太多枉死之人,祭奠的黄菊花,不要带出去。

在三道拐的望乡台上,我将黄菊花抛了下去,看着菊花在云迷雾罩中坠落,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茶中日月长

青 杉

酒是热闹的,喝得喧嚣恣意才痛快;咖啡是小资浪漫的,缺不得的是情调;而茶,是安静的,品的是从容与境界。

一个人喝茶,与沉默无关,与心情有染。独坐在有淡淡阳光斜入的房间里,面前是一盏清雅绿茶,淡绿色的汤汁像春天的颜色,诱惑我轻呷品茗。

性格使然,我永远无法拒绝对安静的向往。我想,一个人喜欢安静不是与生俱来的,必然有着后天的锤炼,当我从识字起就爱上读书的时候,当我从文字里读到人生与乐趣的时候,当我将心思浸泡成一杯茶茗的时候,安安静静地感受着时光从身边悄悄经过的气息,所有的欢乐、痛苦、甜蜜、忧伤,所有惊心动魄的过往,都成了深深浅浅的回忆。

关于茶的记忆,最初是父亲那个大搪瓷缸。那时候爱茶的人对茶的追求很简单,捏一点茉莉花茶进去,满满地泡一缸,一点点变得淡而无味,能陪父亲度过一整天。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拿着报纸,一边喝茶一边吐茶叶梗,居然也是津津有味的样子,偶尔我渴极了喝了一口,品出的是苦涩。家里待客的最佳之物,必是茶叶无疑,一包袋泡茶绝对是对上的好茶了。茶水一杯杯地倒入客人的白瓷杯里,即是热情的待客之礼了。

如今生活已是大不同,品茶的同时,开始讲究茶叶、茶具了,追求的是至善至美。偶尔脑海里闪现那樣的片刻,怀念过去简单明净的喝茶姿态,喜欢那种随意和不羁,不用顾忌什么,就像老友相聚,真诚、热烈,心里是满满的知足。日子美满了,茶也不仅是茶了,还是健康,是文化,也是一份承载,与父亲同席而坐,摆弄茶道,几杯清茶下肚,气氛已然不同,不知不觉中就打开了话匣子。

对父亲而言,茶是最好的沟通工具,比酒理性,比咖啡安静,是恰恰好的媒介。有无数个静怡的夜晚,一杯淡雅的茶香,陪着我和父亲,在由浓到淡的茶水里,听父亲细品人生。透明的茶盏,茶叶起起伏伏,慢慢地变成尘为悠然,氤氲的气息中五味杂陈的人生化为不着痕迹的云淡风轻。

越来越繁华的都市,却见身边充满浮躁之气,倘若能与一杯茶心手相牵,我会剪辑一个个场景,叫做简单、快乐、澄怀、禅福。

因为我知道我对茶的痴爱,与闲适的心情有关,像父亲那样与轻松满足的生活有关。生活在凡俗的世界里,来来去去走走停停,难以远离喧嚣,但不可以没有一颗远离喧嚣的心,让日子简单一点,要求少一点,感情单纯些,闭上眼,心田一片温润,一切自然也就恬淡至极。

路边拉人的。阵阵香味从食肆中飘出,刺激着人们的嗅觉和味觉,我也有了肠胃蠕动的感觉,窥见街边热情的店娘已早早将飘香的酸菜鱼汤端上了桌。

船头挂着红灯笼的船只在江面上往来游弋,灯笼的倒影划破了如绢的江面,水边放灯的人还在眺望着渐行渐远的烛光久久不愿离去,隐约听到远处缥缈的笛歌,如丝如絮。

各种格调的酒吧也在临江的桌子上点起了幽幽的蜡烛,放出柔情婉约的音乐,成双成对的情侣们,坐在酒吧中面对沱江,或相对而饮,或呢喃细语。古城精彩的夜色犹如一卷古画在人们面前慢慢舒展开来。

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来凤凰的理由,一千个来到凤凰的人就可能有一千种不同的感受。这就是凤凰的魅力。